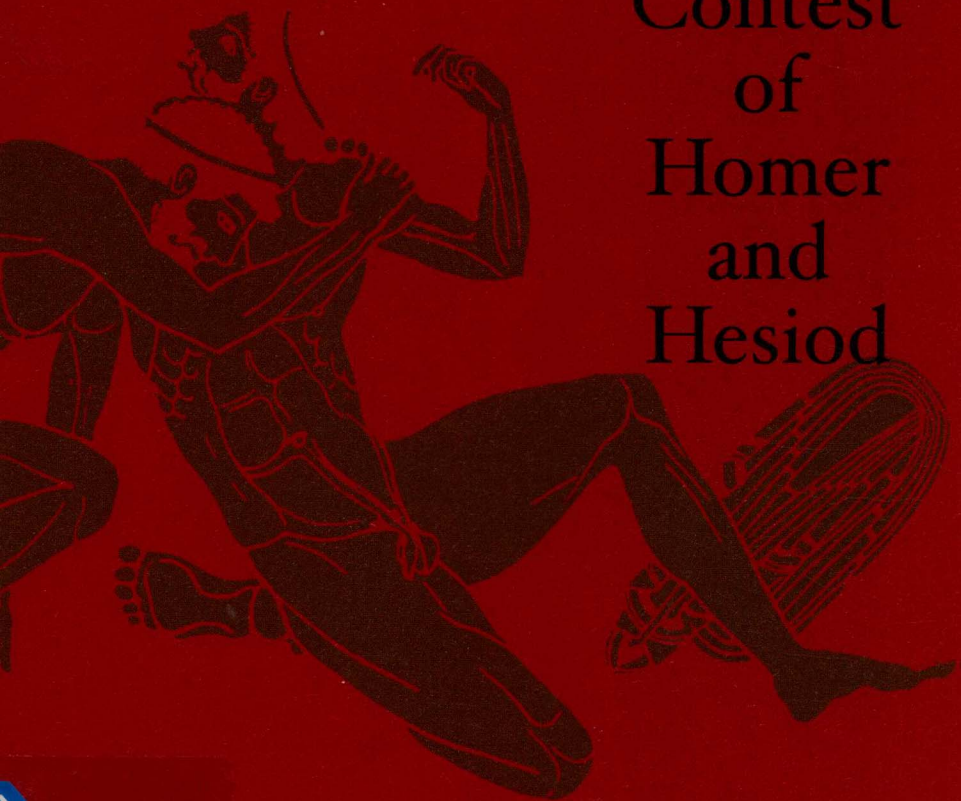


光启文景丛书

陈恒 主编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Contest of Homer and Hesiod



荷马的竞赛

尼采古典语文学研究文稿选编

光启文景丛书

陈恒 主编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Contest of Homer and Hesiod

荷马的竞赛

尼采古典语文学研究文稿选编

[德] 尼采 著 韩王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的竞赛：尼采古典语文学研究文稿选编/(德)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韩王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光启文景丛书/陈恒主编)

ISBN 978-7-208-14461-3

I. ①荷… II. ①尼… ②韩… III. ①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古典文学研

究 IV. ①B516.47②I109.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0809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肖晋兴

• 光启文景丛书 •

荷马的竞赛

——尼采古典语文学研究文稿选编

[德]尼 采 著 韩王伟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5

字 数 147,000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461-3/B·1268

定 价 42.00 元

出版前言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

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

“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译者前言

尼采的学术生涯无疑是从荷马研究开始的。1869年他在巴塞尔大学宣读自己的演讲稿《荷马与古典语文学》时，谈到的就是古典学的核心——荷马问题。1885年8月，尼采在尝试亲手编纂自己的作品集时，还特意将这篇演讲稿收录在开端之处，¹这也表明了尼采对于他早期的荷马研究的重视。

除了《荷马与古典语文学》以外，尼采在巴塞尔时期还写了一篇考据文章《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弗洛伦萨论文：他们的谱系与他们的竞赛》，这篇考据文章后来被认为是尼采在实证主义语文学领域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全篇共有五个章节。第一节与第二节发表于1870年，而第三至第五节则发表于1873年。那么，为什么这篇文章的前两节与后三节的发表，相隔竟然会长达三年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需要弄清楚，在此期间尼采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众所周知，尼采在1871年的1月曾经给威廉·菲舍尔（Wilhelm Vischer）²写信，表达了他想从语文学教授转成哲学教授的愿望，然而，尼采的这份愿望却并没有得到菲舍尔的认

1 参见KSA（Kritische Studienausgabe）版尼采全集第11卷，669页，标号41[1]。

2 威廉·菲舍尔（Wilhelm Vischer-Bilfinger，1808—1874），瑞士古典语文学家，议会议员，在尼采获得巴塞尔大学的教职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真对待。于是，尼采就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写出了《悲剧的诞生》（1872）一书。《悲剧的诞生》是尼采背离语文学的起始。它不但为尼采招来了后辈校友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¹ 的批评与嘲讽，还为尼采的教学生涯带来了极大的危机，在1872年，选修尼采古典修辞学课程的学生就只剩下两位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篇考据文章《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弗洛伦萨论文》，意义就会大不相同。

这篇文章的前两节发表于《悲剧的诞生》之前，而后三节则发表于《悲剧的诞生》之后，并且，尼采所要考证的具体观点其实在前两节里就已经表达完了，如果说第三节还算得上是对前两节的内容做了必要的补充的话，那么第四节和第五节所探讨的方向则基本上与前三节无太多关连。因此，尼采完全没有必要再继续写出后面的这两个章节。当然续写这两个章节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第二节结尾处他曾经明确地表示要继续研究阿尔西达马斯的《学园》，² 如果只续写出第三章，显然还不足以支撑起研究的全面性，这就为后续两个章节的出现留有了余地。但是他在第五节的结尾处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继续研究荷马与赫西俄德的族谱，但却最终并没有实行。由此可见，兑现三年之前的研究诺言，并不是尼采续写后面三个章节，尤其是最后两个章节的唯一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不再续

1 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德国著名古典语文学家，尼采的校友。

2 尼采认为《荷马与赫西俄德竞赛》一文源自于阿尔西达马斯的《学园》（*Museum*），随后在第三章中他论证了《学园》在阿尔西达马斯那里就是修辞学教科书的意思。

写（没有第三章节，前两节在学理上也可以独立成篇），或者只续写出第三个章节。显然，尼采之所以会为这篇考据论文续写出后面的三个章节，除了有兑现承诺的意思以外，也包含有回应《悲剧的诞生》出版之后学界质疑其语文学研究能力的成分。

除了这篇考据文章之外，1872年，尼采还完成了《荷马的竞赛》一文。《荷马的竞赛》其实是一本书的前言，这本书就像尼采早期雄心勃勃所承诺的其他书目¹一样，并没有完成。目前所能够发现的只有尼采1871年手稿中的一些相关笔记和一个内容大纲。这些遗稿收录在乔治·科利（Giorgio Colli, 1917—1979）和马志诺·蒙提那里（Mazzino Montinari, 1928—1986）编辑的“批评研究版尼采全集”（KSA）第7卷。KSA版全集收录的遗稿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所以就主题而言会显得有些散乱。相反，在Musarion（MusA）版尼采全集²里，编者选择把题材相近的遗稿编在一起，因此主题就相对清晰一些。从MusA版尼采全集所收录的手稿中可以看出，尼采在这一时期滋生了一些相当大胆的猜想，比如说他曾经认为，所谓的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不过是游吟诗人之间的竞赛罢了。在游吟诗人的竞赛中，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名字就是奖品，哪一位诗人的吟诵技艺比较高超，就会被赐予荷马或者赫西俄德的名字。这样的猜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过于

1 如《希腊城邦》（*Der griechische Staat*），《论真理的激情》（*Über das Pathos der Wahrheit*）等等。

2 Musarion版尼采全集（MusA），是理查德·于勒（Richard Oehler, 1878—1948）和马克思·于勒（Max Oehler, 1875—1946）以及维茨巴赫（Friedrich Chr. Würzbach, 1886—1961）共同编辑的《尼采全集》（共23卷），于1920—1929年面世。

胆大妄为的。不过，从这些胆大妄为的猜想当中也可以看出，1871—1872年期间，尼采所思考的重心根本就不在古典语文学之上，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关心古文献中的荷马或者赫西俄德究竟是什么样子，而是努力地想将其打扮成符合自己所希望的样子。

《荷马的竞赛》一文的写作时间与《悲剧的诞生》大致相同，可见它与《悲剧的诞生》一样，也是尼采在试图背离古典语文学时所探寻出来的成果。与其说这篇文章是语文学的，不如说它是哲学的或者风俗学的。当然，这篇文章对于后世的影响，包括对于后来的语文学界的影响，似乎都远远超过了尼采的那篇考据文章《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弗洛伦萨论文》，当然也超过了尼采的那篇就职演讲稿《荷马与古典语文学》。不过，目前仍旧信奉实证主义语文学的研究者们可能并不会这样认为。他们或许仍愿相信尼采的《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弗洛伦萨论文》，其价值和意义要远大于《荷马的竞赛》，甚至要远大于《悲剧的诞生》。因为《悲剧的诞生》里除了有一些无法被证实和证伪的洞见之外，很难有被引证的价值。

本书将尼采早期研究荷马的文稿结集成册，除了想系统地引介尼采早期关于荷马的语文学研究成果以外，还想呈现出尼采早期摇摆于哲学与语文学之间的思路历程。当然，除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以外，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也曾经多处论及过荷马。就此，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本书的附录《尼采巴塞尔时期的荷马研究》一文，来了解相关的详情。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本书中的文章所翻译的时间，以及翻译时所依据的版本各不相同。《荷马与古典语文学》，译于2013年8月左右，当时译者还在德国留学，所依据的版本是

施莱希塔 (Karl Schlechta) 版《尼采全集》(三卷本) (1954) 第三卷第 154—174 页;《荷马的竞赛》则译于 2014 年 7 月, 所依据的版本是 KSA 版尼采全集 (1988) 第一卷第 781—792 页;《1871 年手稿摘选》译于同年 11 月, 依据的版本是 MusA 版尼采全集 (1920) 第二卷第 380—388 页;而《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弗洛伦萨论文》则译于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4 月之间, 所依据的版本是 MusA 版尼采全集第二卷, 第 149—218 页。在译完之后, 译者还依据 MusA 版尼采全集第二卷对之前的所有译文进行了统校, 并补译了《关于〈荷马与古典语文学〉的思想导纲》一文。书中脚注, 如未做说明, 皆由译者所加。

在翻译的过程中, 一些字词上的疑难得到了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授埃尔玛·特瑞普特夫 (Elmar Treptow), 以及苏黎世大学西班牙语讲师华金·鲁阿诺 (Joaquín Ruano) 博士的帮助, 译文所受益之处, 在脚注部分都一一做了标明。还需要感谢的是, 在慕尼黑大学做博士后的余明锋博士, 他将他的译稿《荷马的竞赛》赠送于我, 让我在重新翻译这篇文章时有了借鉴和参照的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 在校改《荷马的竞赛》一文时, 译者还一定程度上参阅了蔡乐钊先生的译本, 谨在此深表谢意。此外, 柏林洪堡大学的博士生邓苗也为本书的翻译查找过资料, 向其致以衷心的感谢, 也是理所应当的。本书翻译工作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也表示感谢。

虽然本书的译介得到了许多师长和友人的帮助, 但如果文稿中有所错漏, 文责着实只在我一人。

本书的翻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出国留学基金 (编号:

2011626123),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尼采伦理思想研究”(编号 2016EZX002) 的资助。

译 者

2015 年 4 月 16 日

简缩术语对照表

尼采所使用的简缩语	简缩语所对应的原文	汉 译
<i>Anal. Alex.</i>	<i>Analecta Alexandrina</i>	《亚历山大里亚文选》
<i>Anecd.</i> <i>Anecdota</i> <i>Anecd. Graec. et</i> <i>Graecolat.</i>	<i>Anecdota Graeca et</i> <i>Graecolatina</i>	《希腊与希腊-拉丁诗文 汇编》
<i>Anthol.</i>	<i>Anthologie</i>	《诗选》
<i>Apost.</i>	<i>Apostolius</i>	阿波斯托里乌斯
<i>Arist. Pseudepigr.</i>	<i>Aristoteles</i> <i>pseudepigraphus</i>	《亚里士多德伪书》
<i>Arsen.</i>	<i>Arsenius der Große</i>	阿尔森尼乌斯
<i>Atlas</i>	<i>Atlas antiquus</i>	《古代地图集》
<i>Auctar. zu Vater's</i> <i>Animadvers.</i>	<i>Auctarium ad Vateri</i> <i>Animadversiones</i> <i>Aristotelias</i>	《对法特评注的补录》
<i>biblioth.</i>	<i>Bibliotheca or Myriobiblos</i>	《万书博览》
<i>Biogr.</i>	<i>Biographoi</i>	《传记》
Boisson	Jean François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	鲍伊森
<i>Consol. ad Apoll.</i>	<i>Consolatio ad Apollonium</i>	《对阿波罗尼乌斯的吊唁》
<i>de sollert. animal.</i>	<i>De Sollertia animalium</i>	《论动物的聪明》

(续表)

尼采所使用的简缩语	简缩语所对应的原文	汉 译
<i>Diogen.</i>	Diogenes von Sinope	锡诺帕的第欧根尼 或第欧根尼
<i>diss.Hom.</i>	Homerica dissertatio	《荷马论稿》
<i>Ecl.</i>	<i>Eclogae</i>	《诗选》或《选集》
<i>Epischer Cyklus</i>	<i>Der epische Zyklus oder die Homerischen Dichter</i>	《史诗时代或荷马式的诗人》 或《史诗时代》
<i>Etymol.</i>	Grundzüge der griechischen Etymologie	《希腊词源学基要》
<i>Eurip.</i>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i>Floril.</i>	Florilegium	《文选》或《选集》
<i>Geogr. v. Griech.</i>	Geographie von Griechenland	《希腊地理》
<i>Graec.affect. cur.</i>	<i>Graecarum Affectionum Curatio</i>	《希腊劣疾的治愈》
<i>Laert.Diog.</i>	Diogenes Laertius	第欧根尼·拉尔修
<i>Oed. Col.</i>	Oidipous epi Kolōnō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i>Phoen.</i>	<i>Die Phönikerinnen</i>	《腓尼基的妇女》
<i>Pyrrh. Hypotyp.</i>	<i>Pyrrhōneioi hypotypōseis</i>	《皮浪主义怀疑论纲要》
<i>Vit. Soph.</i>	Vitae Sophistarum	《智术师生平》
<i>vit. script. graec.</i>	<i>Biographoi. Vitarum scriptores graeci minores</i>	《希腊作家生平》
Westerm	Anton Westermann	安东·威斯特曼
<i>Schol.ad Hesiod.opp.</i>	Scholia ad Hesiodum Opera et Dies	《赫西俄德〈工作与 时日〉评注》
<i>Sext. Empir.</i>	Sextus Empiricus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i>Soph.</i>	Sophokles	索福克勒斯
<i>Strom.</i>	<i>Stromata</i>	《杂记》
<i>Tusc.</i>	<i>Die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i>	《图斯库勒论辩》

目 录

出版前言 1

译者前言 1

简缩术语对照表 1

荷马与古典语文学 1

关于《荷马与古典语文学》的思想导纲 26

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弗洛伦萨论文，他们的谱系与
他们的竞赛 32

一 竞赛的形式 33

二 阿尔西达马斯作为这一竞赛形式的首创者 50

三 阿尔西达马斯的《学园》 61

四 阿尔西达马斯笔下的赫西俄德之死 89

五 这场竞赛的流传 123

荷马的竞赛 154

1871 年手稿（摘选） 169

附录：尼采巴塞爾时期的荷马研究 182

后 记 198

荷马与古典语文学¹

站在巴塞尔，我并不气馁
可是有些孤单，真遗憾
我大声叫喊：荷马！荷马！
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累烦。
他们在去教堂或者回家的路上
嘲笑这位高声叫喊者。

现在对此我已不再忧虑；
最好的听众
在听到我荷马的叫喊时
是平静且有耐心的。
为了酬报这份热情
出于友善，特此将谢意付梓。²

-
- 1 本文是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演讲。这个演讲收录在施莱希塔三卷本尼采作品集（慕尼黑，1954）第三卷，154到174页；电子版尼采作品集施莱希塔版（Directmedia, Berlin 2000）8249到8281页，本文所有脚注为译者所加。本文曾刊于《教育研究与评论》，2013年第4期。
- 2 尼采曾将这个演讲稿打印了大约三十份，送给亲友，这首诗出现在他送给妹妹伊丽莎白·尼采和瓦格纳的夫人克西玛·瓦格纳等人的稿件中。而诗中最好的听众，应该也是对那些能读到诗的人说的。

我们现在对于古典语文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清晰可辨的公共意见。置身于学界，人们就会感觉到，如同置身于某一门科学的信徒之间。这得归因于古典语文学的多重特性，概念统一上的不足，以及不同的学术工作的无意义堆积，这些学术工作不过是借用“语文学”这个名号互相联系起来罢了。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真诚地坦白，某种程度上来说，语文学从其他学科里借鉴了许多东西，就像用奇异汤水、金属和骨头一起酿制成的魔法饮料一样；此外，语文学自身还包含有一种艺术式的，立足于美与伦理之上的强制性的要素（imperativisches Element）；这一要素跟语文学里那纯科学的派头处于冲突之中，令人担忧。语文学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还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更是美学的一部分：就此而论，历史试图从永远鲜活的影像中，理解那体现了特定民众个性的声明（Kundgebungen），从不断飞逝的表象中，理解那起着支配作用的法则；而自然科学则致力于探究最深层次的人类本能，语言本能；最后，美学是想从古董行列里，搭建起所谓的古典时代，它怀着这样的意图和要求，即，把被掩埋的理想世界挖出来，为当下提供一面古典且永恒有效的镜子。¹ 将不同的科学式的冲动与美学——伦理式的冲动，通过一种表面上的君主制（Scheinmonarchie），² 一并安置到一个相同的名号或者相同的风格之下；首先就应该通过如下的事实来将之解释清楚：语

1 尼采在这里谈历史，自然科学和美学，都是以语文学为参照点来谈的。换句话说来说，尼采在这里讲的是语文学的历史层面，科学层面和美学层面。

2 表面上的君主制，即是君主失去了自己的威权，也即虚君制。这里指语文学将不同的东西放置于自己的名号之下，成了一个虚的，没有威权的概念。

文学自开端以来，任何时候，都同时还是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精选出最有教学价值和最能促进文化修养的元素，然后，在需求的压力之下，出于现实的工作，才发展出了我们称之为语文学的某种学术或者某种学术动向。

语文学的各种基本方向在特定时期，会以时强时弱的活力显现出来，它与当时的教化程度及品位进化有关。另一方面，学术代理人们，习惯于将自己力所能及，并且愿意从事的研究方向，理解为语文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因此，公共意见对于语文学的认识，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学家自身的人格魅力。

目前，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语文学几乎每一个可能的方向，都相当杰出地上演过了，一种判断上的普遍的不可靠性在增长，同时，对于语文学问题的参与热情却在减弱，疲劳感在增加。只要一种不果断、不完美的公共意见和学术相遇，学术公开和隐蔽的敌人就会成功地运作，达成目的。语文学正好就有很多这样的敌人。人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嘲笑者，他们一直乐意于给语文学这只鼯鼠以打击，这只鼯鼠就职业（*ex professo*）而言，是从事于尘土吞食工作的，它堆建并刨乱土堆十次，还会再堆建并刨乱十一次。对于这类敌人来说，语文学虽然无用，然而毕竟还是无害的消遣，是开玩笑的对象，而非仇视的对象。与此相反，有一种针对语文学的疯狂且不可抵挡的厌恨。在那布满恨意的领域里，理想是被害怕的东西；在那里，现代人欢快的赞赏着跪倒，崇拜自己；在那里，希腊本位主义（*das Hellenentum*）¹也被当成是一种已经被取代了的，因此也就无关轻重的见解。为了对抗这些敌人，我们语文学家

1 *das Hellenentum*，还有希腊文化，希腊精神或希腊风格的意思。